



## 消磨的不只是时光

Time Is Not the Only Thing That Is Eroded

邵洋 Shao Yang

**摘要：**邵洋从中国画的传统范式里冲脱出来，在当下艺术中寻找一个国画传统创作方式与现实生活经验的契合点。在洗染的反复实践中，艺术家通过个体、家庭，以及身体、情感的经历，用一种符号性的隐喻，呈现出图像的消磨状态。正如社会对人的打磨一般，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也是相互消磨，邵洋从细腻的女性视角出发，以温和诗意的创作反映出她对人与人之间微妙且复杂关系的探索，以此来反映当下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情感，消磨，过程

**Abstract:** Shao Yang broke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found a connecting point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creation mode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real life experience in current art. During the repeated practice of continuous washing and dyeing, the artist shows the state that the image is being eroded with a symbolic metaphor,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individual, family, body and emotion. As the society shapes people, the interpersonal emotion entanglement erodes each other. From the female perspective, Shao Yang explores the sophisticated and subtl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revealing the uncertainty in current life.

**Keywords:** emotion, erosion, process



四川美术学院青年驻留计划  
Young Artists Residency Program of SCFAI

1  
邵洋  
你的样子我无法确认 13  
130cm × 130cm  
2017

《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  
你作品里面有很多奇特的动物形象，这些绘画形象的灵感一般来源于哪里?

邵洋(以下简称邵): 因为我喜欢山海经以及一些墓室壁画的神秘性题材，许多图像是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因为了解还不够深入，所以有些碎片化。但我觉得那种东西挺有意思，也可以说是在这里，我找到了传统和现代的某个契合点，把传统的故事再拿出来讲。

当: 你的许多作品都带有一种抽象性，例如《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类似于古代文字，感觉文字性比较强。这类创作是你自己的一种书写符号吗?

邵: 差不多是这样。我想让画面更有可读性，因为有的东西是说不出来的，用文字或是特别具象的符号，虽然力量很大，但是会牵制你的思考。而这种像符号的文字可能每个人读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当: 你的作品中常常还会出现线描、填色的桃心形状，例如《咫尺之间》《自愿的依赖》，这样的心形符号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邵: 这是因为我对心形本身的迷恋。《自愿的依赖》选的图式是西方基督题材里的神树，神树也有一种纪念碑感。树权像相互依存的两个人，在控制与失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不过，好多人看了说画面的心形很像缝合起来的伤疤。就画法而言，国画有一种传统的方法叫百洗百染，画绢的时候不停地洗，再不停地染，颜料会渗透在纤维里边，表现的是这种消耗、磨损的过程。结合我家庭、生活，以及肉身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洗的过程就是社会、情感对人身体上的打磨与消耗，有点像行动绘画。其实我的绘画方式都是一样的，只是图式上有变化而已。

当: 刚才谈到创作与家庭、亲人的关联，那么在你的作品中，家庭占据多大部分?

邵: 我的母题都是从家庭延伸出来的，我所说的亲密关系，回归到最小的那个原子就是家庭，这是我的理解。这包括在整个成

长过程中，有很多关系围绕我们，但跟父母的很多问题解决之后，对应的跟外界的问题也能解决。所以我的创作更多就是从家庭来进入，再放大到人与人之间。

当: 《WARNING》这件作品相较于其他作品图像的象征性，对人与人关系的探讨更加具象化，通过这个作品你试图向观者表达什么?

邵: 这件作品可能更多是关于自己面对抉择，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决定的困境。因为我的符号有点多，每个系列的风格都不一样，有些人觉得很分裂，我自己当时也在梳理。可能是因为喜欢看威廉·福克纳的小说，在《喧哗与骚动》中，凯蒂失贞事件导致家庭发生了一些事情，家里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反应不一样，但其实写的是同一件事。我就想以这个方法来表达，我创作的每个视角或者方式都不一样，我把它们看作是我自己设定的角色，但说的事情还是同一件。

当: 你之前的作品画面形象比较清晰，但现在的作品总体来说比较模糊，背景有一种梦幻的、难以触碰的遥远感，前景有黑色的斑驳阻隔，这种不真实画面的中间层还是有描绘具象存在。请问这种表达方式的意图是什么?

邵: 我觉得表现的是亦真亦假的一种状态，模糊的表现可能就是一个梦境，或者是一个幻境，但它曾经又真实存在过。在最近创作的以墓地为题材的作品中，我发现墓地布局跟山水的空间感是很像的，所以我参照山水画故意做了一些处理，包括人进入空间之后的路径其实也跟我们走在一个小的山水栖地之间的感受相似。当时画这幅画是因为这块墓地马上夷平之后就不存在了，好像它的存在只是一个梦境。对以后的人来说，他只能听你的描述感受它的存在，会有遮蔽感，很可能它只会存在于不真实的记忆，或者梦境里，不是一个真实的场景。

当: 是否因为你以女性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你的作品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表达更细腻、敏感?



2  
邵洋  
自愿的依赖  
纸本水墨  
55cm × 75cm